



丁玲全集

2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丁巳全集



丁玲全集

主编

张炯

副主编

蒋祖林

王中忱

2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2年3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授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金。此时，丁玲参加“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正在苏联访问。此照片摄于发布授奖当日。丁玲将所获5万卢布奖金全部捐赠给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委员会。



1954年，周恩来总理会见丁玲。



1948年12月，丁玲在莫斯科。这张照片刊于1949年出版的俄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奖章。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



1946年8月，丁玲
(右三)在晋察冀边区涿
鹿县温泉屯，与土改工作
队员、村干部在桑干河畔
果木园合影。



1954年春，丁玲重访当年
参加土改工作的涿鹿县温泉屯。



1955年4—6月，丁玲在
无锡写作长篇小说《在严寒的
日子里》，摄于梅园住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部分中文版本。



国外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部分版本。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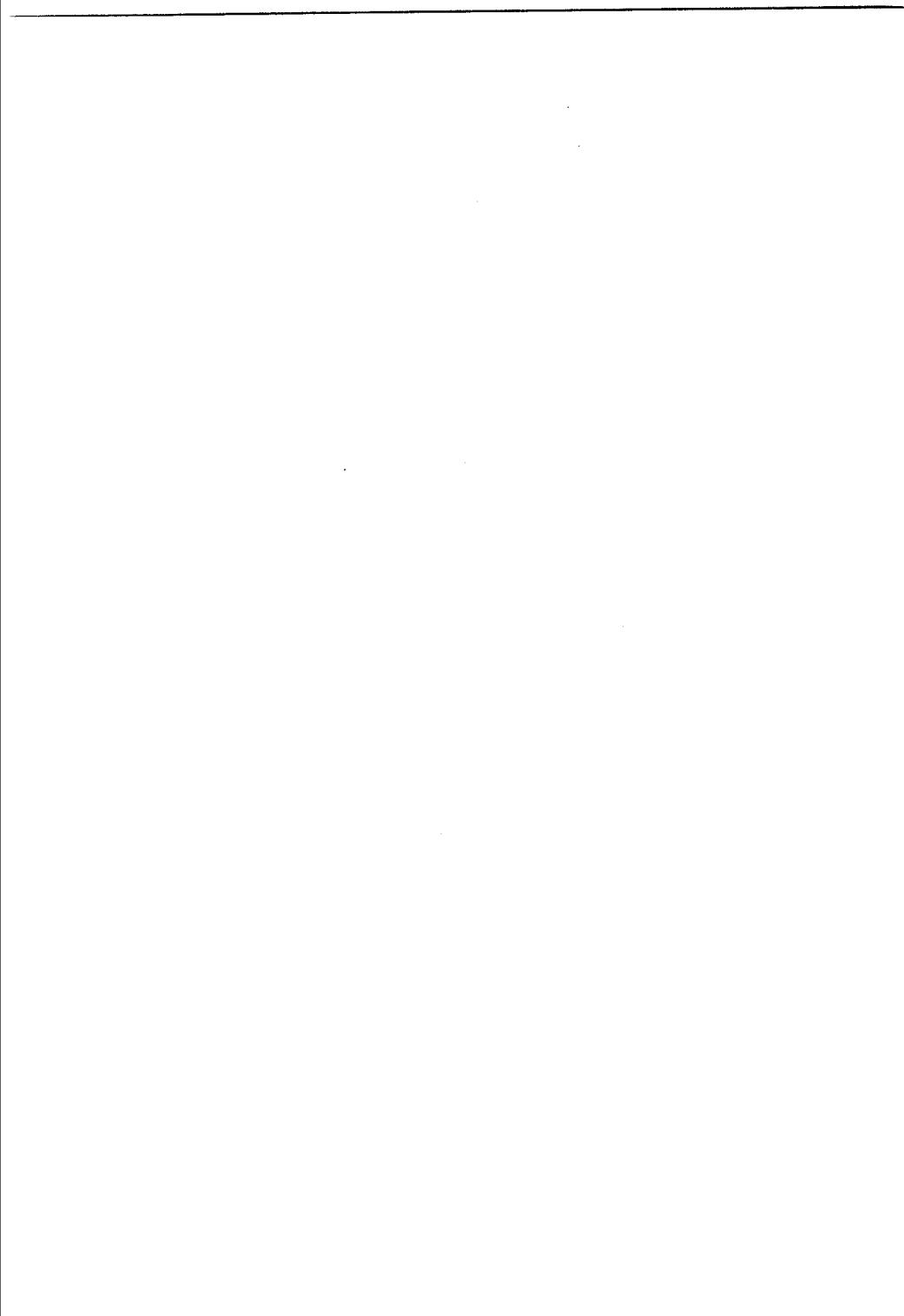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
一 胶皮大车.....	(5)
二 顾涌的家.....	(9)
三 有事就不能瞒他.....	(11)
四 出侦.....	(15)
五 黑妮.....	(19)
六 密谋 (一)	(23)
七 妇联会主任.....	(28)
八 盼望.....	(32)
九 第一个党员.....	(35)
十 小册子.....	(42)
十一 土改工作小组.....	(45)
十二 分歧.....	(50)
十三 访董桂花.....	(58)
十四 谣言.....	(64)
十五 文采同志.....	(68)
十六 好像过节日似的.....	(71)
十七 六个钟头的会.....	(78)
十八 会后.....	(85)
十九 献地.....	(90)

二十	徘徊	(95)
二十一	侯忠全老头	(99)
二十二	尽量做到的一致	(103)
二十三	“下到群众里面去”	(107)
二十四	果树园	(112)
二十五	合作社里	(118)
二十六	区工会主任老董	(122)
二十七	“买卖果子”	(127)
二十八	魅黑的果园里	(133)
二十九	密谋(二)	(138)
三十	美人计	(144)
三十一	“炸弹”	(150)
三十二	败阵	(156)
三十三	好赵大爷	(162)
三十四	刘满诉苦	(168)
三十五	争论	(175)
三十六	果子的问题	(180)
三十七	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184)
三十八	初胜	(195)
三十九	光明还只是远景	(203)
四十	讹地	(210)
四十一	打桑干河涉水过来的人	(214)
四十二	县宣传部长章品	(219)
四十三	咱们要着起来	(224)
四十四	决定	(231)
四十五	党员大会	(237)
四十六	解放	(244)

目 录

四十七	决战之前	(248)
四十八	决战之一	(255)
四十九	决战之二	(259)
五十	决战之三	(267)
五十一	胡泰	(276)
五十二	醒悟	(281)
五十三	加强组织	(286)
五十四	自私	(290)
五十五	翻身乐	(295)
五十六	新任务	(301)
五十七	中秋节	(304)
五十八	小结	(310)
在严寒的日子里		(313)
附录：在严寒的日子里 (1956年发表的前八章)		(493)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主要人物表

老董 区工会主任
章品 县宣传部长
文采 土改工作组组长
杨亮 土改工作组组员
胡立功 土改工作组组员
张裕民 暖水屯支部书记
赵得禄 暖水屯副村长
程仁 农会主任
张正国 民兵队长
张正典 村治安员，地主钱文贵女婿
李昌 村民政，支部宣传
赵全功 村干部，支部组织
任天华 村合作社主任
钱文虎 村工会主任
张步高 农会组织
董桂花 妇联会主任
周月英 妇联会副主任，羊倌老婆
刘教员 小学校教员
任国忠 小学校教员
钱文贵 地主
李子俊 地主
侯殿魁 地主

江世荣 地主

顾 涌 被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

顾 顺 顾涌之子，青联会副主任

钱文富 贫农，钱文贵之兄

黑 妮 钱文贵的侄女

顾长生娘 中农

侯忠全 侯殿魁佃户

侯清槐 忠全之子

郭柏仁 李子俊佃户

郭富贵 江世荣佃户，柏仁之子，积极分子

王新田 江世荣佃户，积极分子

李宝堂 李子俊的看果园的

刘 满 积极分子

李之祥 董桂花丈夫

一 胶 皮 大 车

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十二三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的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旁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溅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呼呼的。车子好不容易才从像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她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头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老汉哒、哒、哒的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

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脊背，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呵，呵，呵”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

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来，缓缓的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呵！

路两旁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的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茭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畦一畦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何时自己也能有这末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他忍不住向他女儿说：“在新保安数你们八里桥一带的地土好；在咱涿鹿县就只有这六区算到家的了。你看这土多熟，三年就是一班稻，一年收的比两年还多呢。”

“种稻子收成是大些，就是费工，一两夜换一次水，操心的厉害，他爷爷还说咱暖水屯果木地好，听别人说今年是个大年，一亩地顶十亩地呢。”大姑娘想起娘家的果木园，想起满树红丹丹的果子，想起了在果园里烧着的蒿草堆，想起了往年在果园里下果子，把果子堆成小山，又装入篓子驮去卖的情形，这都是多么有趣的事呵！但她也想起了果园里压折了的一棵梨树，她皱着眉，问道：

“钱二叔的那棵柳树锯掉没有？”

老头子没有答应，只摇了一摇头。她的声音便很粗鲁的说道：“哼！还是亲戚！你就不知道找村干部评评，村干部管不了，还有区上呢。”

“咱不同他争那些，一棵树穷不到哪里去，别地方多受点苦，也就顶下了。莫说压折了一半，今年还结了不少的梨呢。唉。”前年春天顾老汉的儿子顾顺挖水渠的时候，稍稍动了一下钱文贵的长在渠边的一棵柳树，后来刮大风，柳树便倒下